

愛國學人蔣廷黻

●曹志源（旅美作家、大學教授、美南電視評論員）

畢生服膺知識報國

蔣廷黻（一八九五—一九六五）湖南邵陽（寶慶）人，一八九五年，民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生。六歲入私塾，十歲入長沙明德小學，後改入湘潭教會益智學堂，研習英文。一九一二年前往美國留學，入米蘇里州派克學堂進修，轉學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讀歷史，得文學士學位，參加基督教青年會徵選赴法國為華工服務。一九一九年返美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研究歷史，一九二三年得博士學位，歸國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從事中國外交史研究，介紹西洋名著，與學生合譯海斯所著「族國主義論叢」(Essays on Nationalism)。在南開任教專心收集整理中國外交史資料，編「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一九二九年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繼續收集整理史料。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後，與胡適、丁文江等人創辦「獨立評論」周刊，發表政論文字甚多。

一九三四年夏赴歐洲考察，在莫斯科觀察蘇聯外交，撰述遊俄見聞。一九三五年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奉派駐蘇俄大使，從事實際外交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離職返國重任行政院政務處長，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代表及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解職。一九四七年繼郭泰祺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在聯合國外交戰場上提出控蘇案維護中國，使國家的地位轉危為安。

一九五七年四月當選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一九六二年任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至一九六二年辭職。大常任代表，專任駐美大使至一九六五年五月退休，十月九日在紐約逝世，年七十歲。

蔣廷黻畢生服膺「知識救國」的信念，身體力行，矢志不渝，早在學生時代即對祖國積弱不振，同胞貧病愚私，深懷關切，極思有所奉獻。當他在美國求學時，正值歐戰高峯，嗣後中國參戰，派出勞工十餘萬，前往歐洲當勞工服苦差役，使他有切膚之痛，

乃參加留美學生後援會，利用假期赴歐，替羈留異域的苦難同胞服務，講解時事，代寫家書，辦理雜務等，並藉機考察國際事務，瞭解強權政治的內涵。

回美後於民國十年華盛頓裁軍會議進行時，領導中國留學同學趕赴華府，與羅家倫等，共同遊行請願，發表意見，要求各國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籲請大會在宣言中明文規定。他們的主張與我官方代表顧維鈞等相呼應，終於達到目的。這一活動激起全國同胞自強奮鬥的高潮，影響深遠。

最初到美國，蔣廷黻身上只有兩百美元，舉目無親，境遇艱困，他刻苦向學苦讀十年，竟成為享譽國際的學人。

蔣廷黻學成回國，執教誨人不倦，聲譽鵲起，又利用教學之暇，自寫自編，創辦雜誌，針砭時局，臧否人物，頗具影響力，成為言論重鎮。充分表現學人報國的熱忱，日寇加緊侵華，他滿懷憂時憂國之心，眼見戰局危殆，他難安於教學生涯，冒險自費秘密

前往東北考察，觀察日本軍閥佔領東北後的殘暴統治。

偵知敵寇侵華野心無限，非吞併東北內蒙所能饜足，抱有蠶食鯨吞，亡我國家，滅我種族的禍心。當時國內反日民氣高昂，但意見分歧，黨派林立。有主張立即開戰抗日救亡圖存者，有主張先安內後攘外者，有主張以攘外為安內手段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受蔣介石元帥倚畀

蔣氏因遊學美國時，與胡適、蔣夢麟等同受美國「實證哲學」(Pragmatism)的影響，不主張輕啟戰端，因國困民窮，軍備落後，工商凋蔽，欲與新興的日本正面對抗，無異以卵擊石，激於救國大義，他乃不惜毛遂自荐，到上海找外交部長獻議，不料那位洋行買辦出身的大員，平時只會長袖善舞，油腔滑調，對世局與國情，缺乏認識，不能領略蔣廷黻學院式的評估和遠見，把他看是紙上談兵的書生。蔣廷黻一氣之下，轉赴南京求見行政院長蔣介石元帥。想不到軍人出身的蔣院長，對廷黻的言論觀點大為欣賞，頗有相見恨晚之慨。當即懇囑保持聯繫，隨時進言，並暗示將借重長才，共赴國難。種下往後數十年邀蔣廷黻從政共事的機緣。

不久，蔣介石院長邀蔣廷黻請他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大使，再任政務處長；抗戰勝利後任行政院救濟總署署長，駐聯合

國首席代表，駐美大使，以迄退休病故，仕途一帆風順，建樹良多。這些經歷，都是筆者與蔣氏共事三年中，承他不棄，在閒談時見告者。他自認所以能在政壇上自成一格，全靠蔣介石的知遇提携，他說：「如非蔣公公的知遇，厚愛，我的個性，並不適合於中國官場的……」言下之意，他對官場上賡緣奔競，陽奉陰違，黨同伐異，營私舞弊等卑行甚為鄙棄而難與為伍。

使俄進行聯俄抗日

民國二十七年，蔣廷黻由駐蘇聯大使任上內調，重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當時，艱苦的對日抗戰進入第二年，中樞遷至武漢，孔祥熙任行政院長，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身繫天下安危，是領導全國同胞抵抗日寇的最高統帥。那一年七月間，日本駐北韓邊境的部隊，在張鼓峰附近與蘇聯駐軍發生衝突，經外電初步報導梗概後，衝突的背景及發展趨勢尚未明朗。七月十九日，蔣委員長召請在武漢的軍政要員和在野名流集會，聽取對張鼓峰事件的研判意見。蔣廷黻回憶當時會中的情形說：

「大公報主筆張季鸞首先發言。認為張鼓峰事件一定就是新日俄戰爭的開始。許多人都發言贊同張季鸞的看法。……

「許多人發言後，蔣委員長轉身對我說：廷黻，你對蘇聯很了解，你分析一下張鼓峰事件。我答說：那只是一次邊界衝突，起

於雙方的帶兵官，並非雙方政府事先命令他們開戰的。就蘇聯遠東軍司令布魯徹本人說，我認為他不僅未受到上級命令，而且可能是違反上級規定的。我發言時，所有以前發言的人都反對我，認為我不智。

「但委員長卻在討論結束時說：廷黻說得對。散會罷。我們靠自己努力，就當作張鼓峰事件沒有發生。」

事後證明，蔣廷黻的分析正確，張季鸞判斷錯了。張季鸞是中國新聞史上最突出的報人。儘管成就過人，他對當時非常重要的中日俄國際關係，了解仍然不夠深入。曾任駐蘇聯大使的蔣廷黻下過功夫，顯然比張季鸞高明。

一九六四年，蔣經國以國防部長身份訪美前，蔣經國的好友，時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副局長的克萊恩博士(Reynolds)因曾任中情局台北站站長多年，與蔣經國在工作上合作無間，成為莫逆之交。克氏離台後，執教華府喬治城大學的戰略研究所，寫了幾本頗有份量的書。他知道當年蔣經國離俄返國是在蔣廷黻任駐俄大使任內，當即到華府雙橡園拜會蔣大使，盼聞秘辛。那天他要我在場旁聽(並沒有要我紀錄)共進午餐。兩人的談話完全著眼於學術，並非外交情報官員對話。我有如學生，洗耳恭聽，獲知蔣廷黻使蘇時期，正值國內剿共軍事高峯，中蘇關係十分微妙，蔣廷黻在使蘇前曾利用教課餘暇，赴赤化不久後的蘇聯考察，

在莫斯科羈留多時，博覽群書，與各界廣泛接觸。然後經歐洲返國。回國後寫了許多有關蘇聯和世局的文章，發表於「獨立評論」和「大公報」上，儼然蘇聯問題專家。當時日寇侵華已如箭在弦，中樞忽派遣蔣廷黻使俄，顯然有「聯俄抗日」的意向，同時也希望蘇聯瞭解中國對俄並無惡意，盼勿受中共牽連而影響中俄關係。無如蔣廷黻抵俄後，正為聯俄抗日殫精竭慮，蕭不暇暖之際，國內突發生西安事變，中央群龍無首，意見分歧，政策不定，主張不一。蔣廷黻在俄京，如墜霧中，無法掌握情況，只有憑自己的知識判斷，展開工作。例如俄方透過宣傳機構「真理報」、「消息報」，直指西安事變為張學良受汪精衛唆使的傑作，國內官方則指張楊受中共煽動，要以兵諫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基於中共受俄卵翼，蔣廷黻自然採信後者，認為中共既已插手，蘇聯必在背後支持，否則中共焉敢如此？「解鈴還要繫鈴人」，蔣廷黻乃乘此方向對蘇俄抗議並且求救，而蘇聯則堅決否認，在表面上拒絕斡旋，此一姿態使他對蘇俄更是難測高深，而心有疑竇，數次談話表達強烈，使蘇俄外交當局相當不快。幸而事變半月，蔣委員長脫險回京，事變底細如何？胸莫如深，蔣廷黻他要尋求蘇俄約束中共，指使張楊適可而止；並告蘇方，為抗日大局，中國不可無蔣委員長領導的意見，是否發生了作用，廷黻自己也無從瞭解，也從未想去求過瞭解。

西安事變後，南京方面，尤其孫科所代表的勢力對聯俄抗日益加熱中。他們所抱持的樂觀態度和想像，與蔣廷黻在莫斯科所聞所見所知大相逕庭。心有謂危，據實直言，指俄人仇日抗日出於己利，非同情中國，中日如果開戰，蘇聯可能僅作象徵性的支援，絕不會傾全力助我國，至多作到使我能持久抗戰，以消耗日本國力，演變成中日相爭，俄人得利。蔣廷黻指出中國抗日決策，不能依靠蘇聯援助，應以本身條件為準，實事求是。他的這一看法，拂逆了當時的民氣，更為中樞要員孫科等所忌。而七七事變發生後不久，蔣廷黻便奉召悻悻回國，未再返任。因為蔣廷黻聯俄抗日的使命沒有達成，但以後中俄關係的發展，似乎都在他意料之中。

助蔣經國回歸祖國

不過他在駐俄大使任內卻完成了一樁影響國運而鮮為人知的事，那就是蔣經國離俄的歸國。蔣經國自一九二五年留俄，這時已過了十年。由於經國在俄曾發表過指摘包括他父親在內國民黨領導階層的言論，使其受到蘇俄特務的控制，可說是「漸行漸遠漸無書，水闊魚沉何處問！」蔣廷黻赴任前，並未重視此事，蔣介石亦未囑託。僅在赴任辭行時，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曾輕描淡寫地提到委員長甚盼其早日歸國，這可能是因為情況不明；蔣經國是否願意回國？是否在意識型態和思想上確已有了隔閡，均不得而知。故只能非正式的先予試探，何況蔣經國當時也不知其父心情，恐懼回國受罰，加上俄方居心叵測有意扣留，因之為了生存，也有長期留俄的打算，所以蔣經國在恢復自由，到大使館見到蔣廷黻的第一句話便是：「你認為我父親真是希望我回國嗎？」那時他已與俄國小姐結婚生子，他的處境是可以理解的。

蔣廷黻到莫斯科上任後，便向俄外交部次長打聽蔣經國的下落，詎料外交部竟無紀錄，顯然已被當時主宰俄人命運的「格別烏」(GPU)秘密控制，幾經交涉，解釋，分析，終於說服俄方，使他們了解到扣留小蔣，除了使蔣委員長益信蘇俄不存善意，影響邦交外，對蘇聯毫無好處。因為蔣委員長個性堅強，深受中國儒家哲學影響，不會為親情而放棄原則。從第一次交涉到半年之後的一個晚上，忽有一穿着破舊單薄衣衫的中國青年來館要見中國大使，初不肯以姓名見告。既見，自稱是「蔣經國」。這使蔣大使喜出望外。

再經接談，始知蔣經國既無護照，也無路費，更沒有信心，經蔣廷黻苦口婆心，詳予解說，才消除了蔣經國心頭的疑慮。立即發給外交護照和特快車票，要蔣經國不日啟程，這樣蔣經國才携妻帶子，由西北利亞大鐵路兼程回到闊別十多年的祖國，重回到嚴父慈母的身邊，這不但是經國的重生，也使

蔣委員長解除精神負擔，一家團圓，興高采烈，歸國後的蔣經國，在父親延師補習下，刻苦力學，學識精進，從政以後，崇法務實，勤政親民，步步高升，勳績卓著；尤其在治台後期，開放黨禁，報禁，推行民主法治，發展工商經濟，開放兩岸交流，促進和平統一，大展宏猷，功垂史冊。飲水思源，蔣經國大使的交涉和說服蘇俄，實為契機。但他從未為此自炫，也未因此攀附求榮，只當作是協助流落異國的青年回國的例行公事。若不是克萊恩博士專誠探詢，他從來不願多談。

聯合國羞煞俄代表

蔣廷黻事業的高峯，自是在駐聯合國代表任內，那正是中華民國退守台灣，風雨飄搖危疑震撼的年代，當時。國庫空虛，駐外人員有的半年領不到薪水。因之有人另謀高就，有人解甲歸田，有人變節投共，也有人觀望待變。蔣廷黻憑其「湖南騾子」的俊勁堅持到底，報答蔣介石的知遇。他屹立不移，枵腹從公，在成功湖聯合國議壇，搖旗吶喊，舌戰群雄，終於穩住了中華民國在國際舞台上搖搖欲墜的殘局，接著十餘年，每年一度為代表權案的艱苦奮鬥；尤其通過控蘇案和阻止外蒙入會案，表演精采，受到國際重視。除憑藉我外交人員團隊精神，和友邦支持合作外，蔣廷黻個人高度的智慧、機警、雄辯，和豐富的學識，發人深省的表達能

力，發揮淋漓盡致，登峯造極，是全案主要成功的原因。不但博得友邦敬重，連敵國外交人員亦衷心欽佩。若干議壇掌故，多年後仍為識者津津樂道。

舉例來說，韓戰發生的一個月，（一五〇年六月）輪到他當安全理事會主席。蘇聯代表和其與國照例反對，擺出流氓臉嘴，以最毒惡下流的字眼對蔣廷黻謾罵奚落，他原已習慣這種場面，除了關鍵時刻，儘量避免反駁，以免發生對罵，有損外交觀瞻和個人尊嚴。這一次蘇聯代表是以嘴尖舌利、兇惡聞名的外交次長維辛斯基，他把蔣廷黻和中華民國代表罵得非常惡毒。友邦代表和旁聽席上的人都為之抱不平。蔣廷黻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不卑不亢，洗耳靜聽。不時筆記要點，偶而搖頭嘆息。當維辛斯基說完，由蔣廷黻答辯時，他不慌不忙，就像教授臨堂一樣地，斯斯文文向大家說：「諸位知道我蔣某人也可用同樣，甚至更骯髒惡毒字眼向我的反對者有作潑婦罵街式的反駁和權利。但我的知識和文化水準教育背景，不容我這樣作。……假如我為了個人一時衝動發洩而果真如維辛斯基先生一樣作了的話，我的國人、同胞和政府同仁，甚至美國朋友，都會責怪我說，何以蔣廷黻這個人到聯合國不久，便被污染變成如此下流低賤而言行惡劣不堪入耳如流氓了……」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全場掌聲雷動，歡呼喝采。（儘管按照安理會議事規章是不許鼓掌的。）使維辛斯基

和其同路人慚憤交併，無地自容，只有率團離席。次日紐約時報等，均予顯著報導。使蘇聯更為難堪，由於大眾違規鼓掌，又為美報渲染，有侮辱蘇聯國格。格里姆林宮首腦聞訊很不好過，乃急電召回其代表團以迴避尷尬場面。此事給中國代表團和蔣廷黻莫大的鼓勵。而韓戰就在這當月（二十五日）爆發，如果蘇聯沒預料到美國對韓戰反應非常迅速俄國代表還來不及回到紐約，美國便已提請安理會表決，按照聯合國憲章，以聯合國名義出兵抗共。由於蘇聯代表團在安理會缺席，安理會乃在蔣廷黻主持下順利通過美國提案。否則，如果蘇聯代表沒被激怒退席歸國，則美國提案必遭蘇聯「否決」，韓戰便無法以聯合國名義去打擊侵略者了。世界歷史可能重寫。這是國際外交史上的一樁有趣的掌故，卻影響了人類禍福。

豐功偉業垂範後世

一九六一年秋，駐美大使葉公超返國後，蔣廷黻奉命暫兼大使遺缺，三月後奉蔣介石總統親電指示，命就二職，任擇其一。他選擇了大使職務，認為這是他學生時代便嚮往的工作，無奈這時局勢大變，新上任的美國總統是民主黨自由派的甘迺迪。他有意改變對華政策，就職不久，即令其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希斯曼（Reagan Hilsaraw）在舊金山外交協會發表露骨演說。強調美亟欲與中共第二代領導人（Secand Echelon）建

立關係，又謂對中國大陸政策是「門戶開放」(Open Door Policy)的，隨時歡迎對話等等。在那種情勢下，儘管蔣廷黻仍舊受美國朝野人士的敬重，但在事功上竟一籌莫展。加上他這時已年高七十，健康和活力衰退，無復當年在聯合國所具有的「外交鬥士」之風，難以再展宏圖。

一九六五年蔣廷黻在大使任內退休後，曾計劃返國定居，以餘年完成一部中國近代史和自傳。不意半年以後，即以癌症逝於紐約。當時美國國會眾議院遠東委員會主席薩

布洛基曾發表暗詞謂：「蔣氏之逝，使中國失去一位受人尊敬的鬥士和愛國者；使世界失去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使美國失去一位堅定的朋友！」代表美國政府出席蔣廷黻追悼會的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彭岱致詞說：「……在職業上能夠與蔣博士有所過從，實在是一種特殊的酬賞。我從來沒有與任何一個人交涉，有如我對蔣博士的陳訴更細心的傾聽過。一個散漫的問題，在經過與他討論後，便會歸納成爲若干要義，並被置於更廣大的歷史和道德的遠景上。他有謹言慎行的

天賦，這常使他的觀點表達得更加有力，更耐人尋味和引人思考。……」
我和他最後一次談話是關於他回臺灣後繼續研究中國歷史的計劃，在國內他可以和學者們共同建立起一個研究中國和真正中國精神的學術中心。那種環境也許是他畢生嚮往和致力的目標。
但他的病逝，使他的理想破滅，也使學術界失掉一次機會，幸而，他一生的豐功偉績，和他做人的典型，留給我們效法和追尋的軌跡。

聖文少年行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 著
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

本書爲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曾獲台北市政府聘請學者作家評審推荐爲激勵上進啓發愛國情操有益身心的良好讀物。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對多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 著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定價新臺幣一百五十元